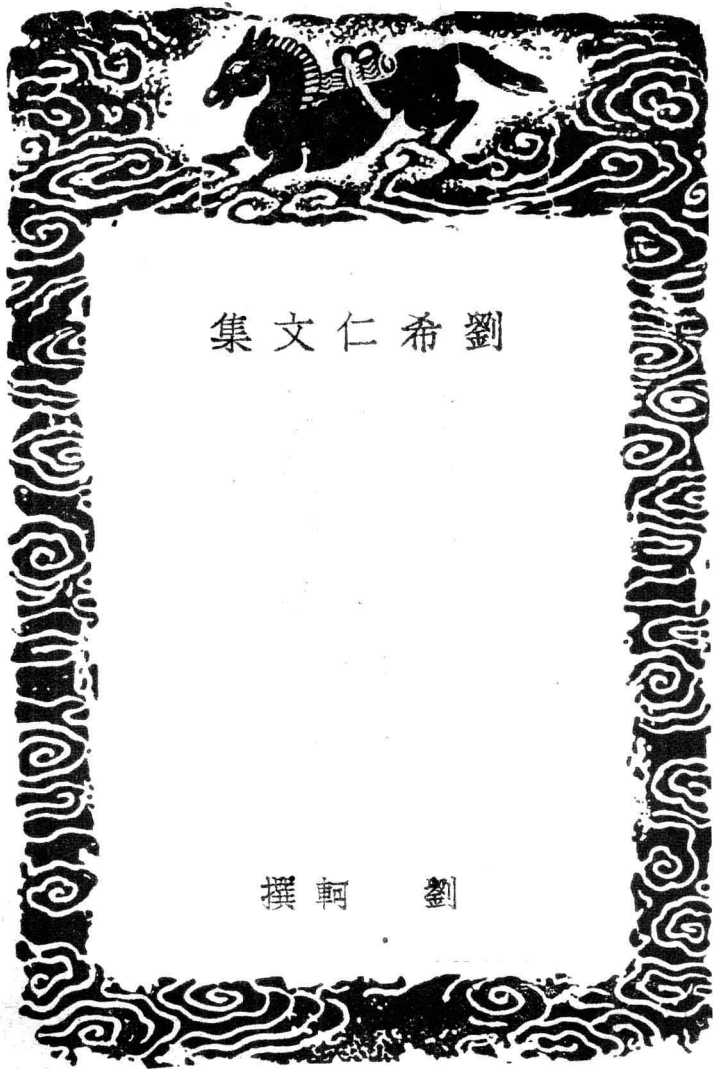


劉希仁文集







劉希仁文集

劉軻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一他其及集文仁希劉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 徐鼎銘章)

*E九六〇

翁

劉希仁文集序

李唐一代文章。世推昌黎爲正宗。其文取法於子車氏。與柳子厚以文雄於時。而同時希仁。亦法孟子。與韓柳不謀自合。所以當時與二子齊名也。第其文傳流甚少。後世但知韓柳之下。有歐陽詹、李觀、李翱而已。之五子者。惟柳子之說。出入儒釋。餘子之文。其要義皆尊德性。闢邪說。然而退之原性。未達孔孟之旨。習之復性。竟同空有之言。豈能正誼明道乎。蓋韓子之學。實爲宋儒鼻祖。同一空談。反不若宋儒之能。譬肌分理也。至希仁之學。致力於春秋孟子。持論甚正。不雜禪語。不墮理障。雖行文波瀾。不如韓子之汪洋恣肆。而謹嚴則過之。其文在韓子之下。歐陽諸子之上。若中山文泉。瞠乎後矣。且希仁當楊虞卿牛僧儒用事之時。能不避權貴。作牛羊日歷譏之。其立朝風節。概可想見。又豈子厚之所能及哉。嘉慶歲庚辰。修粵東省志。及于希仁文集。阮宮保以爲當與曲江集并存。因付之梓。甘泉江藩敘。

劉希仁文集目錄

上崔相公書

再上崔相公書

上座主書

上韋右丞書

與馬植書

代荀卿與楚相春申君書

重與陸賓虞書

三傳指要序

廬山黃石巖院記

智滿律師塋銘

棲霞寺故大德玘律師碑

廬山東林寺故臨壇大德塋銘并序

大唐三藏大遍覺法師塋銘并序

劉希仁文集

唐 曲江劉軻希仁撰

上崔相公書

當今帝堯在上。夔龍爲相。犬戎新逐。三晉四戰之地。無梟雞狼子。是宜徼福者。爭歸賀於相國。某獨不敢以是心同衆人之唯唯。思有以一跪吐而未果者。誠以相門尊高。非布衣可以私謁。其或關衡石輕重。非先書導誠素。則無以爲也。然而潛是心不爲身有所祈輸。誠於相公。得不以常常之心憐其持意耶。陸生有言曰。天下安。注意相。今屬凶孽新夷。泰階初平。天下之懸懸其心。復魏文貞。房梁公。姚梁公。宋開府。致太宗元宗故事。若啼嬰兒待哺。塞是望者。獨相公。是以聞相公以是爲心。卽房宋不死。二宗之道。盡得施於上矣。語不云乎。雖有鎡基。不如乘時。自用武以來。至於今日。不謂無時。得其時而不乘之。以貞觀開元治平之勢。則勢之過如發矢耳。此所以爲相公惜是時之難再也。且天下欲上如二宗待相公而肖之耳。今相公豈不待天下之士而坐爲房宋者也。又非有其時。無其人人與時偕有矣。豈可厚誣多士。謂無一可與言房宋故事者邪。昔宓不齊。邑不方百里。師五老而友二十八人。齊桓公爲諸侯盟主。有坐友三人。諫臣五人。舉過者三十人。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勞。所執贊於窮閭隘巷者七十人。彼一聖二賢。挈下戴。上非獨責成其心。而天下之人故至於今。稱爲聖賢。況當相公首築太平之基焉。知夫有心者。不磨勇養。

氣待相公呼而出之邪。今云云論者見犬戎退邊不數十里。便謂邊無可虞。虜無能爲。見趙魏之地死一帥。易一將。使謂天下無事。廟堂可以高枕。此豈知相公第欲因前之無事。不欲爲巍巍蕩蕩之績乎。抑某聞宰相之事。必以天下爲言。以衡石言之。豈不資天下。錙銖輕重爲平準者邪。以鼎實言之。豈不資天下。水陸飛走爲滋味者邪。若軻者雖有生之微。豈不資衡鼎之一物乎。伏念自知書來。恥不爲章句小說。桎梏聲病之學。敢希趾遐蹤。切慕左邱明。揚子雲。司馬子長。班孟堅之爲書。故比居廬山。亦常有述作。幸當相公調元厚生之次。不使一物不遂其性。一夫不獲其心。是宜天下褐衣之徒。孤立藝進之秋也。謹獻所嘗著隋鑑一卷。左史十卷。伏希樞務之暇。賜一覽讀。恩幸恩幸。軻恐懼再拜。

再上崔相公書

劉軻謹再拜相公閣下。先獻書三日。軻將出通化門。其心遲遲然。若虛其腹。如未厭其食者。且曰。今嗣聖重光。相公登庸。天下裹誠蓄志之士。將不遠千里。願獻計於相公者固多矣。適會其時。得觀光輦下。欲出東門歸江湖。業爲儒生。閱天下利病。苟無一詞聞天下善否。將何以見江漢之士。故退於逆旅。思有以效誠於相公者。伏念挈瓶負薪之言。古人不遺。相公其遺邪。某自惟輟耕窮書。或得侍坐於縉紳長者。洎屬文駕說之士。每議及國朝相府間事。言貞觀則房魏。言開元則姚宋。自貞觀數十歲至開元。中間豈無房魏之相邪。自開元數十歲至於今。中間豈無姚宋之相邪。何說者局於四。而不至於五六邪。豈無繼之者。力不足而追不及邪。將力足追及。而曰非大有爲之時。而不能爲之者邪。某嘗試言之矣。夫北轅適楚。

南轅適晉是不可到。日暮途遠。是豈力不足。追不及耶。不由其道故也。然則非說者不屈指五六而局於四也。故天子以天下事歸於相府。相府以天下事爲己任。故伊尹自負以天下之重。周公亦潛心在於伊尹耳。故曰周公兼三王以施四事。夫周公之潛心於伊尹。而不愧爲伊尹。獨伊尹恥其君不及堯舜。故其心愧恥。夫其存心直下千歲。無人嗣續。惟梁公鄭公高視千載之上。始潛心於伊尹。且亦惟恐太宗不及堯舜。故得諡以經緯。天地曰宗。爲不祧之廟。至姚公宋公。又潛心於房魏。亦惟恐元宗不及太宗。故致時雍復貞觀治平之風焉。某請梗概姚宋舊事而言之。諸說以姚之爲相也。先有司。罷冗職。修舊法。百官各盡其才。又奏請無赦宥。無數遷吏。無任功臣以政。於是上責成於下。下權歸於上。上下交而天下泰矣。故曰姚善應變。所以成天下之務。宋之爲相也。以彌綸爲己任。亦以筆硯專隨。故曰宋善守文。所以持天下之正。繇是四十年間。威振四海。教加百姓。政歸有司。綺繡羅紈之家。請謁不行。而戚里束手矣。故生於開元天寶之間。自幼迨強仕。女有家。男有室耳。不聞鉦鼓。目不識兵革。故元宗無爲恭事元默而已矣。今上新嗣大位。相公新揭大柄。必欲盡天下善美。以調和鼎味。冀所以沃天心而福衆庶也。某知相公固亦潛心於姚宋。亦恐聖君不及元宗焉。夫姚宋潛心於房魏。而已無愧於房魏。今相公已潛心於姚宋。詎得有愧於姚宋邪。夫惟無愧。實在應變成務。守文持正。踐其跡。必至其所。至俾後人之談者。自四公而加相國焉。相公必以是爲心。某知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者。有四矣。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今緣邊八鎮之士。聞六軍之人。坐以受賜。莫不開口以待哺。將欲賈餘勇以壯邊勢。惟恐不厚於六軍之賜矣。此亦賞

過乎功者。不得不搖心也。非所謂至賞不費。賞明而教行者也。某切謂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一也。聖上自儲副卽祚。蓋三代不刊之事。雖巷兒街童。知其必然。彼貪天之功者。以爲房閭永巷。北宮貞伯子之能事。必陰教是謀。出一時之策畫。寵以懷黃垂組。不謂無恩矣。脫或天光獨私。恩無與對。使權量天下。輕重。以專備顧問。雖賢如史鮪。納忠勤心。恐必漸宏恭之勢矣。古之聖賢。遇禍於未芽。芽而滋之。根著而不可拔矣。某謂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二也。昔西京初。留侯譏高祖。表用蕭曹故人。東漢初。鄧禹戒光武。以功臣專任。貞觀初。太宗自秦府登極。有上封事者。請以秦府舊兵。追入宿衛。太宗曰。朕方以天下爲家。惟才行是取。何新舊爲。夫以一家國爲言。誰能無私。必以天下爲言。孰非王人。而以家國之私於天下也。范曄云。舉德則功不必厚。奉勞則人或匪賢。必處非其地。非所以優貸而見惜其功也。故姚宋所以無任功臣以政。其在茲乎。是以門開。誰疑與長閉。此某切謂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三也。日者有自邊兵來曰。凡事閱於目。而可實於口。非鑿空架虛。事游談者也。且國家所以禦戎狄爲邊垣者。朔方爲大。夫朔方去戎虜不數百里而近。使胡塵不至於亭障者。實以邠涇之鎮。虜不敢東顧。自燕盜已來。惟朔方多軍功。內以遏不軌。外以拓胡虜。故朔方之於朝廷。雖手足之扞頭目。不是過也。比者姦回。秉政司計者。析秋毫以刻肌骨。非紅粟腐帛。不及於邊。兵無褫甲之服。以赤肉冒流矢者。駢門皆是。統率者雖章連十上。帝閭九重。留中莫聞。至有抽刃垂頸。祝殤禱死。貴爲節制。猶無慘若是。矧責由卒隸。尙安能固其生與戎狄攻鬪邪。今鈞怨者旣逐。新恩已大洽。相公必深維前弊。思有以矯之之術。以廟算決勝。授成策於邊。

將者。古人以天下喻一身。以四邊同支體。以中國視心腹。支體有疾。心腹安得無憂乎。善言邊兵者。以河隴不如燕薊。燕薊不如朔方。朔方軍之地。連險小。雜虜俗。習騎射。繫軍者。非其父兄。則其子弟。故所以無對於諸軍矣。今之存者。皆諸軍遷徙。或叛孽殘寇之餘。遠鄉里。別妻子。執戈臥甲。坐不遑暖。胡塵一起。連頭應召。必無美利。以啗其欲。必無爵賞。以磨其勇。以之防塞。可謂連雞矣。此某謂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四也。古之相天下者。獨勞一身。役一心。範天地而俾無遺事於天下也。蓋存乎任使而已矣。傳曰。使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又曰。使智者佐。仁者此舜所以穆四門而貞元守者也。某所以首多士之伍。進希相公必首而納之。然後開平津之閣。待白屋之士。且問曰。計安在。知政理致君之策。駢肩出於門下矣。若然者。吾君不愧於二宗。相公不愧於四公。何有。力足以追。而曰非其時而不爲之者邪。此小生汲汲於私心。誠在乎此。切欲使後之秉史筆者。直書蕭相公故事。亦以無愧辭於史官焉。某不勝區區之志。唐突尊重。伏惟矜其意。而宥其罪。某恐懼再拜。

上座主書

軻。今月十日。祇奉勝限。納雜文一卷。又聞每歲舉人。或得以書導志。軻惟顛魯。狂隸山野。未熟去就。悚惶惕息。伏惟寬明。少冥心察納。軻伏見今之舉士。競取譽雌黃之口。而知必也。定輕重於持衡之手。雖家至戶到。曾不足裨銖兩。苟自低昂。已定乎徇己者之論。是私己於有司。非公。有司於己也。軻也愚。敢不以是規。軻本沛上耕人。代業儒。爲農人家。天寶末。流離於邊。徙貫南鄙。邊之人。嗜習翫味。異乎沛然。亦未嘗輟

耕舍學。與邊俗齒。且曰言忠信行篤敬。雖夷貊行矣。

志引全句有之。邦二字。

故處邊如沛焉。

志無焉字。

貞元中。軻僅能執

經從師。元和初。方結廬於廬山之陽。日有芟夷畚築之役。雖震風凌雨。亦不廢力火。

志作大。

耨。或農圃餘隙。

積書窗下。日與古人磨礪前心。歲月悠久。寢成書癖。故有三傳指要十五卷。十三代名臣議十卷。翼孟子

三卷。雖不能傳於時。其於兩曜無私之燭。不爲墮棄矣。流光自急。孤然一生。一日從友生計。裹足而西。京

邑之大。居無環堵。百官之盛。親無瓜葛矣。夫何能發聲光於幽陋。雖不欲雌黃者之所輕重。豈不欲持衡

者之所斤銖耶。此軻所以中夜憤激。願從寒士齒庶。或擧芳入幽。不以孤秀不擷。揀金於沙。不以泥土不

取。閣下自謂此心宜如何答也。嘗讀史感和璞之事。必獻不至三。別不至再。必獻不至再。殆幾乎無別矣。

伏荷閣下以清明重德。鎮定羣慮。衡鏡在乎蚩妍。輕重之分。咸希一定。俾退者無屈辭。進者無幸言。夫如

是。非獨斯四輩之望而已矣。亦宜實公器而荷百祿。豈祇區區世人而已哉。軻也生甚微末。甚乎魚鳥。魚

鳥微物。猶能依茂林清泉以厚其生。矧體乾剛坤順之氣。不能發跡於大賢人君子之門乎。軻再拜。

上韋右丞書

右丞閣下。某切伏下風有年矣。布衣儒冠。讀書耕田。焦勞形神。求古人道。不爲不多。其閱今之事。極耳目

之聞。見亦以半。古之道參乎其心者也。行之於古。既如彼。踵之於今。又如此。固不必揆乎著。灼乎龜。而卜

筮行乎其中矣。小生敢欲首天下之忠。激敢言之士。輒試貢心中事。以當閣下。閣下知一士之進退。關天

下之去就。今天下白屋之士。有角立秀出者。或能以黃老言。或能以儒術言。或能以刑法言。思願吐一奇。

設一策。使司化源者。開目而見四方之事。閣下知天下亦有人乎。有是人無其時。與無是人同。有其言而不行。其所以言。與無言同。此所以理代寡。而昇平之運不可得而至也。古之大臣。不惟諫君。人亦諫君。亦諫。故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此所以開聖聽而達天視也。昔貞觀初。天下注心於房魏。而太宗果爲堯舜。開元中。天下注心於姚宋。元宗幾如太宗。今閣下之車轍馬跡。相去俯無尺寸。天下之注心於閣下。聚手而指。以爲提持大柄。在閣下掌握中耳。閣下知人意參於天意邪。先天而天弗違。則其古之相天下者。其道不同。及其成功一也。昔漢孝惠時。有若曹丞相。以黃老施化。而天下清淨。孝武時。有若公孫宏。以儒術御世。而天下亦治。孝宣時。有若魏邴者。以刑法檢下。實號中興。閣下必欲爲黃老。而館舍下有膠西蓋公邪。必欲爲儒術。而門下有平津之客邪。必欲爲刑法。而與言者有溫舒于公邪。此三者。在閣下所嗜而行之耳。夫橫一木而棟明堂者。其力固多。然其下有柱。柱下有石。石下有土。積三物而棟力成焉。故太元曰。崔嵬不崩。羣土彊。此明上下節級有扶持之道也。今人之望閣下。挺一身而棟天下。必矣。抑不知棟下之柱者。誰乎。柱下之石土者。誰乎。此小生汲汲於私心。誠在此也。某每病比來之欲爲丞相者。馴致其道。積人之望。使必曰。某公必爲宰相。白麻未及下。而門已扃鐺矣。此豈謂導萬物之情狀。達一人之聰明邪。且一人之耳。待宰相而聽之。一人之目。待宰相而明之。宰相之耳目。亦資天下之士。且曰。是何賢於我。其言亦何補焉。此穀梁子所謂上暗下聾也。某嘗試論之。天下之形聲。雖離婁師曠。故不能周視遍聽。矧閉目掩耳。而欲達天下之視聽。不亦難哉。故曰。耳目在天下。聰明在宰相。故堯所以寄耳目於舜禹。時爲聰

明文思之后焉。脫不以天下爲聰明。某不知其然。此亦閣下之所醜聞也。故某所徵前事而言之。意者實欲閣下踐其地。使今之談者曰。房魏道在。吾君必爲太宗矣。區區下情。輒以此貢心焉。伏惟宥其愚而捨其所持意。恩幸。某恐懼再拜。

與馬植書

始存之不以予古拙。不責予以今人之態。能遺其鉛黃外飾。直索予心於古人之心。在今之行古者然。雖無以應君子。幸存之不友予。以面予何人。敢不以心友於存之耶。且古人相知在此。今愚忌存之。固有未予知者。矧與相面者。其能異於行路之人哉。固無也。有恨羣居時。口未能言。及此還罷。又不相處。雖素尚蓄積。竟未得露一毫於方寸之地。每一相見。何嘗不嘖嘖於內。若飲者實滿於腹。思一吐而未果者。存之謂予是言似乎哉。以爲似。則予不得不吐於存之矣。先此二十年。予方去兒童心。將事四方志。若學山者。以一簣不止。望嶽巖於上。誓不以邱陵其心。而盡乎中道也。志且未決。適遭天譴。重罹凶咎。日月之下。獨有形影。存之以予此時。宜如何心哉。苟將盡餘息。以鴻同大化。或有論予者。相曉以古道。且曰。若身未立於時。若名未揚於人。若且死。獨不畏聖人之經戒。俾立身揚名之意邪。蹶然而恐。震駭且久。曰。微夫子。吾幾得罪於聖人矣。噫。聖人之言。天戒也。天戒何可違乎。歷數歲。自洙泗渡於淮。達于江。過洞庭。三苗踰榔而南。涉滇江。浮滄溟。抵羅浮。始得師于壽春楊生。楊生以傳書爲道者也。始則三代聖王死。而其道盡留於春秋。春秋之道。某以不下牀而求之。求之必謀。吾所傳不失其指。每問一卷。講一經。說一傳。疑周公。孔

子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若迴環在座以假生之口以達其心也邇來數年精力刻竭希金口木舌將以卒其業雖未能無愧於古人然於聖人之道非不孜孜也既而曰以是爲駕說之儒曷若爲行道之儒邪貯之於心有經實施之於事有古道猶不愈於堆案滿架矻矻於筆硯間邪徒念旣往者未及孔門之宮牆自謂與回牛相上下傳經意者家家自以爲商偃執史筆者人人自以爲遷固此愚所以憤悱思欲以聖人之爲市南宜僚以解其紛以衡石輕重俾將來者知聖代有譙周焉此某所以蓄其心者元和初方下羅浮越梅嶺泛贛江浮彭蠡又抵於匡廬匡廬有隱士茅君腹笥古今史且能言其工拙贅盡語經之文聖人之語歷歷如指掌予又從而明之者若出井置之於泰山之上其爲見非不宏矣長恨司馬子長謂挈諸聖賢者豈不然乎哉脫漸子長之言予之厄窮其身將淬磨其心亦天也是天有意我獨無恙何也夫然亦何必警吾目然後國語別吾足然後兵法抵宮刑然後史記邪予是以自忘其愚警故有三傳指要十五卷漢書右史十卷黃中通理三卷翼孟三卷隋鑑一卷三禪五革一卷每撰一書何嘗不覃精潛思綿絡指統或有鼓吹於大君之前曰真良史矣且曰上古之人不能昭明矣某其如何有知予者相期不啻於今人存之信然乎哉此古人所以許一死以謝知己誠難事也如不難亦何爲必以古人期於今人待邪又自史記班漢以來秉史筆者予盡知其人矣言東漢有若陳宗尹敏伏無忌邊韶崔實馬日磾蔡邕盧植司馬彪華嶠范曄袁宏言國志有若衛顛繆襲應璩王沈傅元茅暉薛瑩華覈陳壽言晉洛京史有若陸機束皙王銓銓子隱言江左史有若鄧粲孫盛王韶之檀道鸞何法盛臧榮緒言宋史有若

何承天、裴松之、蘇寶圭、沈約、裴子野、言齊史。有若江文通、吳均、言梁史。有若周興嗣、鮑行卿、何之元、劉璠、言陳史。有若顧野王、傅宰、陸瓊、姚察、察子思廉、言十六國史。有若崔鴻、言魏史。有若鄧淵、崔浩、浩弟覽、高允、張偉、劉橫、李彪、邢巒、溫子昇、魏收、言北齊史。有若祖孝徵、陸元規、陽休之、杜臺卿、崔子發、李德林、林子百藥、言後周史。有若柳虬、牛宏、令狐德棻、岑文本、言隋書。有若王師邵、王冑、顏師古、孔穎達、于志寧、李延壽、言皇家受命。有若溫大雅、魏鄭公、房梁公、長孫趙公、許敬宗、劉允之、楊仁卿、顧允、牛鳳、及劉子元、朱敬則、徐堅、吳兢、次而修者亦近在耳目。於戲！自東觀至武德以來，其間作者遺草有未行於時，及修撰未既者，如聞並藏於史閣，固非外學者可得究諸子。雖無聞良史，至於實錄品藻，增損詳略，亦各有新意。豈無班馬之文質，董史之遺直者邪？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常欲以春秋條貫，刪補冗闕，掇拾衆美，成一家之盡善。有若採葑菲者，無以下體。衣狐裘者，無以羔袖。言不多乎哉！以爲多則存之，視予力志何如耳。昔阮嗣宗嗜酒，當時以爲步兵校尉，雖非其任，貴且快意。今予之嗜書，有甚於嗣宗之嗜酒，且虛其腹，若待哺而實者，存之宜如何處予哉？傳不云乎：心志旣通，名譽不聞。其足下何遺邪？此存之所宜動心也。脫祿不及厚孤弱，名不及善知友，匡廬之下，猶有田一成，耕牛兩具，僮僕爲相，雜書萬卷，亦足以養高頤神，誠知非丈夫矣。所立固不失谷口鄭子真耳。敢布諸足下，共圖之。某再拜。

代荀卿與楚相春申君書

前蘭陵令臣况謹奉書於相國春申君足下。前者不識事機，冠宋章，襲儒衣，以廉軸駕羸駑，應聘於諸侯。

始入秦。見秦應侯。會侯方以六國啗其君。且曰。吾方角虎以鬪。又何儒爲。故去秦之趙。會孝成王喜兵法。方築壇拜孫臏。欲磨牙而西。臣以湯武之兵。鉗其口於前。趙王亦不少孫臏而多臣。臣以是去趙之齊。會宣王方沾賢市名達。諸侯間人聚稷下。若鄒子。田駢。淳于髡。皆號客卿。故臣得翺翔於諸子。間自威王至襄王。三爲祭酒。號爲老師。然閱諸生少年。皆不登闕里。不浴沂水。各掉寸舌。得紆朱垂組。自以爲高絜。莫我若也。臣以乳兒輩畜之。何虞其蝸蠱之爲毒也。由是讒言塞路。臣之肉。幾爲齊人所食。伏念相君與平原。孟嘗。信陵。齊名。故游談者謂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以相君之相楚故也。不然。楚何以得是名。以是去齊歸相君。相君果不以臣孱固。俾臣爲蘭陵令。臣始下車。方弦琴調軫。欲蘭陵之人心和且富。既富且教。必使三年有成。然後報政於相君。此臣效相君者。希以是不意。稷下之謗。又起於左右。俾臣之醜聲。直聞於執事。執事果亦疑棄臣如脫故屣耳。之去蘭陵。豈不知相君之棄臣邪。臣尙念古者交絕不出惡聲。臣懟楚而怨相君也哉。頃相君徒欲人之賢己。曾不知楚國前事。臣不遠引三代。洎春秋。今雖戰國。亦不敢以他事白。直道今楚國盛衰之尤者。冀相君擇焉。自重黎爲火正。光融天下。鬻熊有歸德教。西伯弟子。洎蚡冒熊繹。篳路藍縷。以啓荆蠻。歷武文成。始臣妾江漢。至莊王始與中國爭伯。此數君皆郢之祖宗。而代亦稱臣之術。五尺童子。羞稱五伯。臣又何必獨爲相君道哉。然楚君但成莊而已矣。自莊而下。楚亟不競。平王嗣位。耳目倒置。伍奢以諫死。費無極以讒用。亡太子。走昭王。污楚宮。鞭郢墓。豈不以一讒而至乎。爾下及懷王。知左徒屈原忠賢。始能付以楚政。當諸侯盛以遊說交鬪。猶以楚爲有人。無河爲上官。靳尙

所短。王怒疎屈平。平旣疎。秦果爲張儀計。陷楚之商於地。儀計行。秦果欺楚。是以有藍田之役。丹徒之敗。懷王囚不出咸陽。亡不越魏境。客死而屍歸。至今爲楚痛。豈不曰疎屈平親靳尙而至於爾。人亦謂令尹子蘭不得嚼然無非。已不能疾讒。又從而惜之。俾屈生溺。離騷爲之作。襄王以前事。歷目切骨。雖有宋玉。唐勒。景差輩弟子。賦風弔屈而已。又何能免王於矢石哉。今相君自左徒爲令尹。封以號春申君。楚於相君。設不能引伍奢。屈平以輔政。復不能拒無極。靳尙之口餌。臣見泗上諸侯。不北轅不來矣。夫如是。漢水雖深。不爲楚塹。方城雖高。不爲楚險。相君雖賢。欲捨楚而安之也。今有李園者。世以諛媚薦寵。喜以陰計中上。根結枝布。寢爲難拔。相君若不以此時去之。則王之左右前後。不靳尙則無極。詎獨臣之不再用也。前月相君聘至。跪書受命。且曰。若惡若仇。若善若師。眞宰相之心。脫李園之一作至。費靳方試。何害臣之不再罷蘭陵也哉。敢輒盡布諸執事。而無遂子蘭之非。况之望也。楚子之幸也。

重與陸賓虞書

別韶卿已逾時。雖游處讌賞不接。然子心未嘗一日去韶卿也。且京洛相去八百里。足以絕韶卿車轍馬跡。矧又自洛南而東涉淮。浮江沿洄數千里。安得不悒悒西望邪。比予在輦下五六年。始不知韶卿。及知韶卿。兩心始親。而形骸已相遠。苟未能忘情。忍不酸鼻出涕。爲吾友之思邪。前陸掾來得韶卿書。知韶卿欲屈道以從人。求京兆解送。知韶卿道在與否。固不在首解於京兆也。愚嘗謂與遊者道。韶卿膚未雞髮未鶴。然其心甚老。脫一旦脅肩低眉。與諸子爭甲乙於縣官。豈愚所謂甚老者邪。韶卿曾不是思也。愚所

謂首出者謂四科首顏閔三十世家首太伯七十列傳首伯夷其爲首出豈不多邪。韶卿不首於是而欲首於何哉。僕又聞京兆等試試官知與否。脫有知韶卿令聞。烏有不心躬嘿禮。虛冠纓以待之耶。夫然亦何害小伸於知己耳。不然則東國絀臣。西山餓夫。微仲尼何傷爲。展季伯夷矣。韶卿獨不見旣得者邪。豈盡爲顏子太伯伯夷然。幸韶卿熟思之。無以予不食太牢爲不知味者也。前月中兩寄狀。計必有一達者。過重陽當決策東去。計韶卿無以予身遠而不予思也。勉矣自愛。策名春官後當會我於真山。

三傳指要序

先儒以春秋之有三傳。若天之有三光。然則春秋蓋聖人之文乎。聖人之文天也。天其少變乎。故詩有變風。易有變體。春秋有變例。變之爲義也。非介然溫習之所至。頤乎其粹者也。軻嘗病先儒各固一作所習。互相矛盾。學者準裁無所。豈先聖後經以關後生者邪。抑守文持論。敗潰失據者之過邪。次又病今之學者。涉流而迷源。捨經以習一作習傳。撫直一作其言而不知其所以言。此所謂去經緯而從組績者矣。旣傳生于經。亦所以緯於經也。三家者。蓋同門而異戶。庸得不要其終以會一作會其歸乎。愚誠顛蒙。敢會三家必當之言。列於經下。撰成十五卷。目之曰三傳指要。冀始涉者。開卷有以見聖賢之心焉。俾左氏富而不誣。公羊裁而不俗。穀梁清而不短。幸是非殆乎息矣。庶儒道君子。有以相期於孔氏之門。

廬山黃石巖院記

古老有言曰。太極之氣。積而爲山岳。洩而爲川瀆。然則匡阜之氣。其大矣乎。志作也乎庚辰歲。山客劉軻。採拾

怪異。自麓至頂。卻下半里餘。次於黃石巖。巖中有棲禪子。不知其幾許臘。而瓊志作行峻節。人事難能。僕高其人。而信宿忘返。頤其輕重。頗見其宅心之地。乃問其住年。但手指松桂云。初毫髮我植。今環人臂。烏飛兔走。吾復何齒。矧卯戌之昏旦。霜炎志作之凍炙。生落之榮悴。去留之沿泝。雖云云自彼。而於我蔑如也。於戲。向非巖房峭絕。僧行孤峙。則人境兩失。固其宜也。復何言哉。觀夫烟雲生志作於履舄。嵐藹出於襟袖。羣形浩擾。併入眸子。每至烟雨初霽。山光澄練。泠泠仙語。如在耳右。況又聳凌兢上。冥冥焉。知不能與洪厓接袂。浮邱連駕。盈縮造化。吐納顯氣。絕慙容於厚志作面。遠喧卑之腥穢乎。不得而然者。蓋鉤也。餌也。名爲利鉤。利爲名餌。吞鉤食餌。手足羈鎖。彼焉得跳躍於此乎。夫禪子脫去桎梏。四支宣展。動與雲無心。靜將石何機。物我一致。端邪徑塞。僕所謂非斯人。不能住斯境也。禪師宜春人。俗姓劉。名常進。志無進時字。人以師久住。遂以其姓易其巖名云。

智滿律師瑣銘

昔長沙桓公有定傾翊戴之勳。晉盟府曾孫潛。高尚不仕。其後世爲匡廬高民乎。疑有應真之士。產靈祥於栗里矣。大師諱智滿。先生九代孫也。下文曰。

匡阜之下。爐峯之北。有白馬香象。甚奇特兮。毛羣羽族。麟鳳稱德。絕足雲翔。就羈勒兮。大毗尼師。垂法作則。旻旻律子。用徽纆兮。法社霧壇。其儀不忒。憧憧古今。奔白黑兮。三毒六賊。本拔源塞。蘊界受降。師獨得兮。神昇茲氏。香留天棘。石壇巍巍。二林側兮。縷褐巾墨。門人之服。心喪二紀。哀無極兮。

棲霞寺故大德玘律師碑

世說域中四名刹。棲霞其一。以其高僧世出。自齊梁間大小郎至大師。聲聞相襲。故江左重呼其名。謂棲霞大師焉。大師諱曇玘。俗姓王氏。晉瑯琊文憲公後。自永嘉南遷。爲句曲人。王父師虔。會稽守。虔生智。高尚不仕。州里號處士。生大師。自孩抱絕不爲兒弄。塵能言標。穎聰拔羣。言祕旨。迎耳必了。及長。不茹葷血。乃曰。天其或者將滌吾器耶。既落髮於金陵希瑜律師。受戒於過海鑒真大師。後與友人高陵恩律師追遠永之遊。乃偕隱匡廬之東林。雖欲遺名。而名已高矣。於是奔走吳楚青徐之學者。始五臘。講律令豫章。龍興環座。捧帙者麻葦。明年登明寺壇。至德三載。敕隸於明寺。後累蒞事於甘露壇。端肅嚴恪。儀刑梵衆。大歷初。乃歸棲霞。其蒞壇傳戒。一十五會。講訓經律。三十七座。州牧蘭陵蕭公。高其人。謂標望風度。詎獨鄴衛松柏耶。乃命爲僧正。紀綱大振。雖一公帖。四輩之望。無以上也。十四年。忽昌言於衆曰。吾以律從事。自謂無愧於篇聚矣。然猶未去聲聞之縛。既而探曹溪牛頭之旨。沈研覃思。朗然內得。乃曰。大丈夫了心當如此。建中元年。禪坐空谷。雖野馬飄鼓。星辰凌歷。云云自彼。我何事焉。後瓦官寺其徒聚謀。而請曰。瓦官寰中之名利也。大師乃江左之碩人也。捨是而不居。吾屬安仰。始出山居焉。從人欲也。無幾何。謂弟子志誠海潮等曰。吾休矣。邱井夢電之喻。必然耳。貞元十三年十一月六日丁亥。坐化於瓦官寺律堂。是月景申。茶毗塋於新亭之後岡。春秋七十五。僧臘五十一。門人臨壇者。有若廬陵龍興寺明則。廣陵定山寺道興。鄉邑寺行銓。臨淮開元寺澄觀。九江寶珍寺智滿。當州彭城寺惠興。瓦官寺靈津。鶴林寺常靜。天鄉

寺日耀。龍興寺惠登。皆津梁後進。爲世燈燭。賢七十子而後。知仲尼大聖。睹棲霞弟子。得不爲師氏名焉。今寶稱領摩訶。苾芻衆壇。壓廬岳大江西南。卓然首出。若商那之後繼。以掬多得。不謂釋氏之雄乎。軻夙承寶稱之知。見命敘述。且曰。吾得子銘。吾大師吾無恨矣。文曰。

有晉世家。地高瑯琊。產棲霞兮。宿殖有自。許身佛氏。爲釋子兮。結夫一作纏蓋。惠刃中淬。誰何對兮。璞琢金鑿。潭澄月映。本清淨兮。尸羅毗尼。開遮止持。作律師兮。攝深匡高。以遊以遨。鏗蒲牢兮。梵行旣立。薪傳火襲。光岌岌兮。

廬山東林寺故臨壇大德壇銘

井序○志題作廬山具壽大師壇銘

維元和十年冬十月己亥。我具壽大師歸於廬山東林寺。旣庀事門弟子道深如建等。以銘誌爲急。白彭城劉軻。軻嘗執吾大師之巾錫。大師行業德狀。軻能志作轉能言之。乃走其徒。持事狀於山陽草堂。具道其所以來。軻旣受事。仰而哭。且曰。軻何心遽忍銘吾大師。俄而曰。我而不銘。而誰爲。於是銜涕漣漣。作石壇銘。誌云。大師諱上宏。俗饒姓。其先臨川人。祖公悅。父知恭。世爲南城聞儒。故大師自童子耳。熟家訓。故風流舉動。造次必於儒者。年十五。脫然有方外之志。遂依舅氏出家。暨二十二歲。具戒於衡岳大圓大師。大歷八載。勅配本州景雲寺。後依南昌筵律師學。四分毗尼。旣覃精研究。或從我駕。說而通者。日有百數。時謂景雲。且在無患無律。貞元三年。止南昌龍興寺。四方風聞者。麀至。時江州峯頂寺長老法真。台州國清寺法裔。荊州慶門寺靈裕。并有大名於時。會有事於靈壇。故三長老攝大師以臨之。至四十年春。九江守李

公康以東林遠公舊社不可以無主。固請住焉。前後蒞事。凡一十八會。彼域之男女。繇我而作比丘者。萬有五千五百七十二人。大師既通明大教。祖述毗奈耶。憲章修多羅。心同曹溪。事同南山。故及我門而升。志無我堂者。未嘗虛返。我所以駕白牛以驅羊鹿。孰謂我爲小乘者乎。繇是薦紳先生。若顏魯公。姜相公。志無並願依遺民菜志作民舊事。待志作大師於虎邱雁門。志無雁門志無之上。故游二林者。謂生遠猶在。將大去。乃遺言於二三子曰。吾生七十有七。臘五十有六年。非不耆。臘非不高。今則去矣。爾無謂吾死。門人道深。懷縱如建。冲契宗一。智則智明。雲臯圖信。行允等。長號無愬。相與立石。塏於香爐峯下。是月景寅。歸舍利於塏。從故事也。軻不得讓。薦誠於銘。銘曰。德有塏。功有銘。功可祖。德可宗。宗可師。師有資。嗚呼。千載而下。資而後者。知是塏有毗奈耶之宗師。

大唐三藏大遍覺法師塏銘并序

歲丁巳。開成紀年之明年。有具壽沙門曰。令檢。自上京抵洛師。以縹囊盛三藏遺文傳記。訪余柴門。于行修里。且曰。聞夫子斧藻羣言。舊矣。詎直專聲於班馬。能不爲釋氏董狐耶。抑豈不聞貞觀初。慈恩三藏之事乎。敢矢厥來旨云。三藏事跡。載國史及慈恩傳。今塏在長安城南三十里。初高宗塏於白鹿原。後徙於此。中宗製影贊。諡大遍覺。肅宗賜塏額曰興教。因爲興教寺。寺在少陵原之陽。年歲寢遠。塏無主。寺無僧。荒涼殘委。游者傷目。長慶初。有衲石刻衣僧曇景。始葺之。大和二年。安國寺三教談論大德。內供奉賜紫。義林。修三藏。忌齋於寺。齋衆方食。見塏上有光圓如覆鏡。道俗異之。林乃上聞。乃與兩街三學人共修身。

壇兼襲一石於壇。至三年修畢。林乃化。遺言於門人令檢曰。爾必求文士銘之。檢泣奉遺教。直以銘爲請。非法允之。冢嫡誰何至此乎。軻三讓不可。乃略而銘之。三藏諱元奘。俗陳姓。河南緱氏人。曾父欽。後魏上黨太守。祖康。北齊國子博士。父惠英。長八尺。美鬚眉。魁岸沈厚。號通儒。時人方漢。郭林宗有子四人。奘其季也。年十三。依兄捷石刻作擣。出家於洛屬。隋季失御。乃從高祖神堯於晉陽。俄又入蜀。學攝論毗曇於基暹。二法師。武德五年。受具於成都。精究篇聚。又學成實於趙州。深學俱舍於長安岳。於是西經前來者。無不貫綜矣。初中國學者。多以實相性空。通貫羣說。俾象象蹄筭。往往失魚兔於得意之路。至於星羅碁布。五法三性。析秋毫以矢名相。界地生彙。各有攸處。曾未暇也。大遍覺乃興言曰。佛理圓極。片言支說。未足師決。固是。經來未盡。吾當求所未聞。俾跛眇兒視履。必使解行如函。蓋始可爲具人矣。且法顯智嚴何人也。猶能孤遊天竺。而我安能坐致耶。初三藏之生母氏。夢法師白衣西去。母曰。何去。曰。求法。貞觀三年。忽夢海中蘇迷盧山。遽凌波而入。乃見石蓮。波外承足。山險不可上。試湧身騰蹕。颯然颺舉。升中四望。廓澈無際。覺而自占曰。我西行決矣。至涼州。都督李大亮防禁特切。逼法師還京。法師乃宵遁。渡瓠蘆河。出玉門。經莫賀延磧。艱難險阻。仆而復起者。何止百十耶。自爾涉流沙。次伊吾。高昌王麴文泰。遣貴臣以駝馬送。護可汗衙。又以廿四封書。通屈支等廿四國。獻花繒五百匹於可汗。稱法師是奴弟。石刻作弟。欲求大法於婆維門國。願可汗憐師如憐奴。其所歷諸國。爲其王禮重。多此類也。自爾支提梵刹。石刻作刹。神奇靈跡。往往而

有法師皆瀝誠盡敬。耳目所得。孕成多聞。與夫世稱博物者。何相萬耶。詳載如傳。惟至中印度那爛陀寺。寺遣下座廿人。明詳儀注者。引參正法藏。卽戒賢法師也。旣入謁。肘膝著地。舐石刻草足。已然後起。法藏訊所從來。曰自支那。欲依師學。瑜伽論。法藏聞則涕泗曰。解我三年前夢。金人之說。佇爾久矣。遂館於幼日王院。覺賢房第四重閣。日供擔步羅果一百廿枚。大人米等稱是。其尊敬如此。法師旣名流。五印三學之士。仰之如天。故大乘師號法師爲摩訶天。小乘師號解脫天。乃白大法藏。請留之。法師曰。師等豈不欲支那之人開佛慧。石刻眼耶。不數日。東印度王拘摩迎法師。戒曰。王聞法師在拘摩處。遣使謂拘摩曰。急送支那僧來。拘摩曰。我頭可得。僧不可得。戒曰。神武雄勇。名震諸國。乃怒曰。爾言頭可得。可將頭來。拘摩懼。乃嚴象石刻軍二萬。船三萬。與法師同泝。旣到河。築行宮於河北。拘摩自迎。戒曰。於河南。戒曰。支那僧石刻字。何不來。拘摩曰。大王可屈就。王旣見法師。接足盡敬。且曰。弟子聞支那國有秦王破陣樂。乃問秦王。是何人。法師盛談太宗應天順人事。王曰。不如此。何以爲支那主。因令法師出制惡見論。然小乘外道。未卽推伏。請於曲女城集五印沙門婆羅門等。兼十八國王。觀支那法師之論。凡十八日。無敢當其鋒者。戒曰。知法師無留意。厚以象石刻馬石刻臺石刻裝餞。法師文以素疊印書。使達官送法師。所經諸國。令兵衛達漢境。法師卻次于闐。因高昌商胡入朝。附表奏自西域還。太宗特降天使迎勞。仍制于闐等道送法師。令燉煌迎於流沙。鄯部迎於沮洳。石刻時帝在洛陽。勅西京留守梁國公元齡。備有司迎待。是日宿於漕上。十九年春正月。景子留守自漕奉迎於都亭。有司頒諸寺帳輿花幡。送經於宏福。翌日大會於朱雀。

街之南。陳列法師於西域所得經像舍利等。其梵文凡五百廿夾。六百五十七部。以廿馬負而至。自朱雀至宏福十餘里。傾都士女。夾道鱗次。若人非人。曾不如幾俱。胼矣。壬辰。法師謁文武聖皇帝於洛陽宮。二月己亥。對於儀鸞殿。因廣問雪嶺已西諸國風俗。法師皆備陳所歷。若指諸掌。太宗大悅。謂趙公無忌曰。昔符堅稱道安爲神器。今法師出之更遠。時帝將征遼。法師請於嵩之東林翻譯。太宗曰。師西去後。朕爲穆太后於西京造宏福寺。寺有禪院。可就翻譯。三月己巳。徙宏福。夏五月丁卯。法師方開貝葉。廿年秋七月。法師進新譯經論。仍請製經序。并進奉勅撰西域記十二卷。太宗美法師風儀。又有公輔才。俾法師褐緇褐襲金紫。法師因以五義褒揚聖德。乞不奪其志。遂問瑜伽十七地義。太宗謂侍臣曰。朕觀佛經。猶瞻天望海。法師能於異域得是深法。非惟法師願力。亦朕與公等宿殖所會。及三藏聖教序成。神筆自寫。太宗居慶福殿。百寮陪位坐。法師命宏文館學士上官儀對羣寮讀之。廿二年夏六月。天皇大帝居春宮。又製述聖記。及菩薩藏經後序。太宗因問功德何最。法師對以度人。自隋季天下祠宇殘毀。緇伍殆絕。太宗自此勅天下諸州寺。宜各度五人。宏福寺度五十人。景申。皇太子宣令。請法師爲慈恩上座。仍造翻經院。備儀禮。自宏福迎法師。太宗與皇太子後宮等。於安福門。執香爐目而送之。至寺門。勅趙公英。中書令褚。引入於殿內。奏九部樂。破陣舞。及百戲於庭。而還。廿三年夏四月。法師隨駕於翠微宮。談賞終日。太宗前席攘袂曰。恨相逢已晚。翌日太宗崩於含風殿。高宗卽位。法師還慈恩。專務翻譯。永徽三年春三月。法師於寺端門之陽。造石浮圖。高宗恐功大難成。令改用磚。有七級。凡一百八十尺。層層中心。皆有舍利。冬。

十月。中宮方妊。請法師加祐。既誕。神光滿院。則中宗孝和皇帝也。請號爲佛光王。受三歸。服袈裟。度七人。請法師爲王剃髮。及滿月。法師進金剛般若心經。及道具等。顯慶二年春二月。駕幸洛陽。法師與佛光王發於駕前。既到館於積翠宮。終譯發智婆沙。法師早喪所天。因扈從還訪故里。得張氏姊。問塋壙。已平矣。乃捧遺柩。改葬於西原。高宗勅所司公給備喪禮。盡飾終之道。洛下道俗赴者萬餘人。釋氏榮之。三年正月。駕還西京。勅法師徙居西明寺。高宗以法師先朝所重。禮敬彌厚。中使旁午。朝臣慰問。及錫賚無虛日。法師隨得隨散。中國重於般若。前代雖翻譯。猶未備。衆請譯石刻焉。法師以功大恐難就。乃請於玉華宮。翻譯四年十月。法師如玉華館於肅成院。五年春正月一日。始翻梵本總廿萬偈。法師汲汲然。常恐不得卒業。每厲譯徒。必當人百其心。至龍朔三年。方絕筆。法師翻般若後。精力剋耗。謂門人曰。吾所事畢矣。吾瞑目後。可以籙條爲親身物。門人雨泣。且曰。和上何遽發此言。法師曰。吾知之矣。麟德元年春正月八日。門人元覺夢一大浮圖倒。法師曰。此吾滅度之兆。遂命嘉尚法師具錄所翻經論石刻。合七十四部。總一千三百卅八卷。又造俱脰畫像。彌勒像各一千幀。石刻又造素像十俱脰。供養悲敬。上油各萬人。燒百千燈。贖數萬生。乃與寺衆辭。三稱慈尊。願生內眷。至二月五日夜。弟子光等問云。和上決定得生彌勒內衆否。頷云得生。俄而去。春秋六十九矣。初高宗聞法師疾作。御醫相望於道。及坊州奏至。帝哀慟。爲之罷朝三日。勅坊州刺史竇師倫令官給葬事。又勅宜聽京城僧尼送至塋所。門人奉柩於慈恩翻經堂。道俗奔赴者日盈千萬。以四月十四日葬於滄東京畿。五百里內送者百餘萬人。至總章二年四月八日。有勅徙

於樊川北原。傷聖情也。法師長七尺。眉目若畫。直視不顧。端嚴若神。自大教東流。翻譯之盛。未有如法師者。雖滕蘭澄。什康會竺。護之流。無等級。以寄言。其彬彬郁郁。已布唐梵新經矣。自示疾。至於昇。神奇應。不可殫紀。蓋莫詳位次。非上地。其孰能如此乎。石刻作文曰

三藏之生。本乘願來。入自聖胎。出於鳳堆。大業之季。龍潛於并。孺子謁帝。與兄偕行。神堯奇之。善果度之。

不爲人臣。必爲人師。師法未足。自洛徂蜀。學無常師。烏必擇木。跡窮夷夏。更討身毒。寺入爛陀。師遇尸羅。

王逢戒日。論得瑜伽。瑜伽師地。藏教泉府。蠅蠓石刻作草書蠅名數。寶抽聖緒。我握其樞。赤幡仍豎。名高曲女。歸

我真主。主當文皇。臣當蔡梁。天下貞觀。佛氏以光。光光三藏。是護是付。付得其人。經綸石刻作論彬彬。梵語華

言。胡漢相宣。台臣筆受。御膝前席。積翠飛花。恩光奕奕。太宗序教。天皇述聖。揚於王庭。百辟流詠。三藏慰

喜。靈祇介祉。蔑彼滕什。曾無此事。我功成矣。我名遂矣。脫屣玉華。昇神睹史。發棺開殮。天香馥馥。地位殊

石刻作孰分。神人是卜。終南地高。樊川氣清。修壙者誰。林公是營。門人令檢。實尸其事。銘勒壙旁。檢真法子。

農夫禱

景戌歲大饑。楚之南。江黃間尤甚。明年予將之舒。途出東山。見老農輩鳩其族爲禱於伍君祠。其意誠

辭。俚因得其文以潤色之。亦以儆於百執事者云。農夫某。謹達精誠於明神。吁嗟我耕食之人。誰非土之

人人之有求。神得不以聰明正直聽之耶。曩者仍歲薦饑。人爲鰥嫠。田無耕夫。桑無蠶姬。癘疫痲瘡。一方

尤危。踵以吳蜀弄兵。吏呼其門。敲荒餘之人。挾弓持戟。女子生別。行啼走哭。王師有征。羣盜繼誅。乃歸其

居乃復室廬。廬壞田蕪。亦莫蠲其租。今之收合餘燼。人百其力。幸大成於秋。誠慮旱而不雨。既雨而潦。必不爲潦。又慮其苗而不秀。秀而不實。又慮爲螟蝗。又慮夫廐馬之奪其食。賊吏之厚其斂也。嗚呼。必馬無厭粟者。妾無厭羅紈者。吾斂其薄矣。亦於何厚其所薄耶。伏希神明。無有所忽。禱曰。無瘠農人。以肥廐馬。無寒蠶婦。以暖妓妾。無銷耒耜。以滋兵刃。農人不饑。而天下肥。蠶婦不寒。而天下安。耒耜不銷。而天下饒。妾暖而驕。兵滋而殘。馬肥而豪。不蹟不馳。足食足衣。皇天皇天。胡忍是爲。苟不此爲。民其嘻嘻。神其怡怡。尙饗。

右劉希仁文集一卷。唐曲江劉軻希仁撰。按先生事迹。具見是書附錄儀徵阮福撰集傳中所稱著撰多至十餘種。今皆不存。唐書藝文志牛羊日歷一卷。特註牛僧孺楊虞卿事。檀欒子皇甫松序。殆亦甚重其書也。又國朝廖燕二十七松堂集。稱春秋三傳指要一十五卷。十三代名臣議十卷。皆關係聖賢心學。與國家治亂興亡制作諸大典。故今俱不傳。豈不尤爲可惜者耶。屈翁山廣東新語。稱先生生平問學。多得力於朋友。弱齡好學。博洽羣書。專心儒術。直求三代聖王之道於春秋。得春秋之精微於三傳。名動一時。人謂曲江公之後。嶺南復有君接武。所著書皆亡。存者文十餘篇。予錄之爲劉御史集。而迄今未見。殆未付梓人也。阮通志藝文略。稱此卷爲欽定全唐文。從他書輯出。阮福刊行。而板已不存。其後曲江教諭梁君炯等重刻之。以流布未廣。爰校勘而重付剞劂。以冠嶺南遺書第二集云。至梁君等所謂間有異同字註。一則本毛西河廬山志。一則本吳雁山孝廉所藏石刻者。謹仍之。又屈氏廣東文選。錄先生文三首。則三傳指要序。王氏廣陵散記。農夫禱也。溫謙山粵東文海因之。顧王氏廣陵散記。是書不載。其偶佚之耶。抑以其近小說家言而特缺之也。是不可知已。丙午人日令節。後學伍崇曜謹跋。

白居易代書附錄

廬山自陶謝洎十八賢以還。儒風緜緜。相續不絕。貞元初。有符載。楊衡。輩隱焉。亦出爲文人。今其讀書屬文。結草廬於巖谷間者。猶一二十人。卽其中秀出者。有彭城人劉軻。軻開卷慕孟軻爲人。秉筆慕揚雄。司馬遷爲文。故著翼孟三卷。象龍子十卷。雜文百餘篇。而聖人之旨。作者之風雅。未臻極往往而得。予佐潯陽三年。軻每著文。輒來示予。予知軻志不息。異日必能跨符楊而攀陶謝。軻一旦盡齋所著書及所爲文。訪予告行。欲舉進士。予方淪落江海。不足以發軻事業。又羸病無心力。不能徧致書於臺省故人。因援紙引筆寫胸中事授軻。且曰。子到長安。持此札爲予謁集賢。庚三十二補闕。翰林杜十四拾遺。金部元八員外。賢察牛二侍郎。祕省蕭正字。藍田楊主簿。彼七八君子。皆予文友。以予愚直。嘗信其言。苟於今不我欺。則子之道庶幾光明矣。又欲使平生故人知我形骸已悴。志氣已憊。獨好善喜才之心未死。去矣去矣。持此代書。三月三日樂天白。

劉軻傳

阮福撰集

劉軻字希仁

黃佐廣東通志人物志

本沛上耕人代業儒天寶末流離于邊徙貫南鄙

軻上座主書

至曲江家焉

人物志軻

慕孟子爲人故以爲名少爲僧止於豫章高安之南果園

王定保唐摭言

軻童年嗜學羣書靡不閱覽貞元閒扶

風馬植見其文嘆曰韓愈流亞也

人物志

軻歷數歲自洙泗渡淮達於江過洞庭三苗踰郴而南涉滇江浮

滄溟抵羅浮始得師於壽春楊生楊生以傳書爲道者也始則三代聖王死而其道盡留於春秋春秋之

道每問一卷講一經說一傳疑周公孔子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若迴環在座以假生之口以達其心也

元和初又抵於匡廬匡廬有隱士茅君腹笥古今史且能言其工拙贅蠹語經之文聖人之語歷歷如指

掌軻又從而明之

軻與馬植書

隱於匡廬山躬耕自給嘗夢一書生訴殯僧舍旅魂不安乞爲遷葬訪得其櫬

窆之及還武溪夢書生來謝持三雞子俾食之自後文學日進韓愈南還過韶州聞軻言欲記其事不果

人物志

軻上京師白樂天以書介紹於所知者若庾補闕杜拾遺元員外牛侍御蕭正字楊主簿兄弟謂其

開卷慕孟子爲人所著翼孟三卷於聖人之旨作者之風往往而得

朱彝尊經義考

馬植薦於朝稱其文章與韓

柳齊名元和末進士

全唐文小傳

貢舉試玉聲如樂詩遂登第

羅浮山志詩載

文宗朝宏文館學士唐文小傳

累遷侍御史出爲洛州刺史卒於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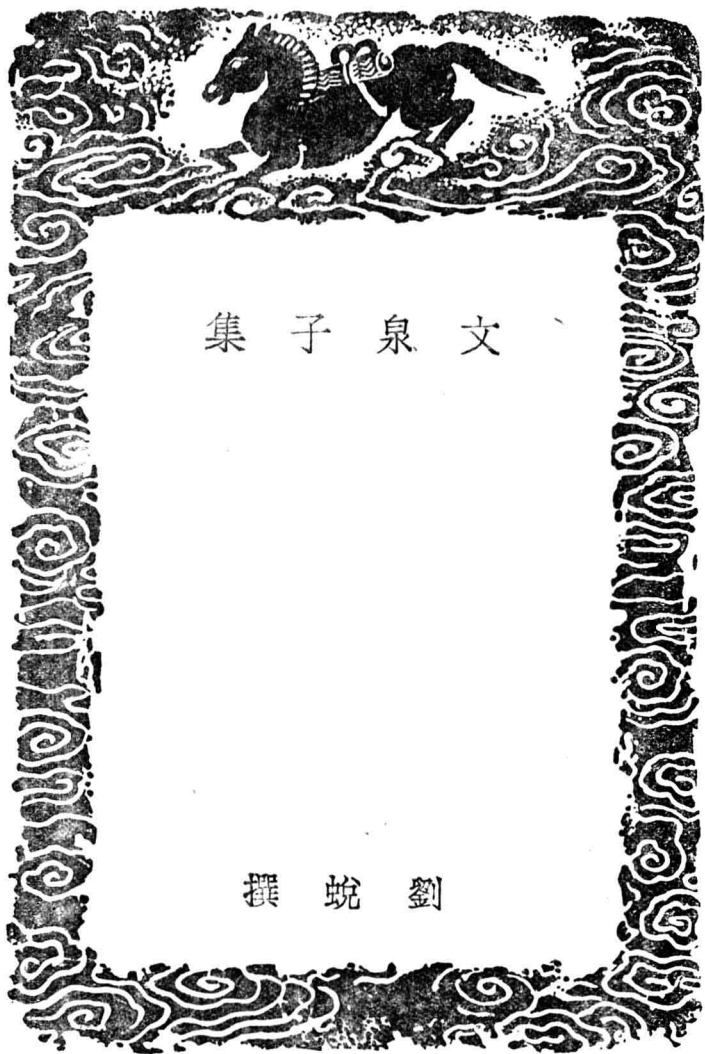
計有功唐詩紀事

軻所爲文精邃追跡古人閉戶著書

人物志

有三傳指要

十五卷。唐書藝文志。又有漢書石史十卷。軻上崔相公書。黃中通理三卷。翼孟三卷。隋鑑一卷。三禪五革一卷。鄭樵通志。十三代名臣議十卷。軻上座主書。象龍子十卷。白居易。帝王歷數歌一篇。唐書藝文志。唐年歷一卷。志略。帝王鏡略一卷。郡齋讀。牛羊日歷一卷。記牛僧儒楊虞卿事。陳直齋書錄解題。又見。



文 泉 子 集

劉 蛻 撰

本館據別下齋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刻唐劉蛻集紀事

讀唐代文。嘗癖劉蛻。恨全書未獲覩。壬戌歲。業制舉于構李。偶向緇廬披繙朽簡。忽一冊首尾蠹蝕。文益滅漶不可句。以意彊會。僅辨山書文冢兩篇。反覆檢認。褻幅隱隱。是桑悅印記。奇士鑒藏。喜愕生信。是夕鏡下。摩挲眼力。十字九想。若陟華巔。愈艱愈快。吾友人收之。同好者也。時住石耳。手錄一軸。遙報之。二人書沈篋底。所遺名賢。輒謀原集。譬正卒無傳本。甲子。同在婆髻書巢。慨然興懷。懼是復遭淪沒。迺萃凡唐編輯。迄夫稗記。補入脫遺。攷索同異。次第後先。成六卷。留劉蛻所著精神。換桑悅所傳面目。以播藝林。按蛻獻崔尚書集十卷。舊拔刺書一卷。雜歌詩二卷。散帙實多。矧詩微存。騷體什未三四。可知。余山澤小儒也。耳目疎隘。不願古人與死俱湮。梓行孔亟。寓內嫗孃之嗜者。能存其藁。請勿祕諸。不然。異代指茲爲定本。余適蛻之鼻人。天啓甲子。曝書日。香城吳駢紀事舟庵。

題唐劉蛻集

余有嗜古癖。嘗詫秦灰毒烈。應有佳文字不傳。所傳者燼餘耳。疑當時避秦人。定有祕笈靈文。恨問津桃源者爲漁父。漁父不文。第錯愕其樽罍衣冠。不同魏晉。未嘗以此相質也。張茂先號稱博古者。鄉孃之遇。不可謂非夙因。乃瞬不及停謝去。夫桃花源中人。賓賓具主客禮。漁父可以彊記而不知。小有洞天老人。皇皇慮召譴。主者茂先。欲彊記而不得。豈非靈文祕笈。鬼神呵憐。世間唯操柄自鬼神者。一切莫能奪。則欲求上窮碧落下徹黃泉。遠沂鴻濛。近探百代。于羸灰異劫龍藏蛟宮外。另闢記問山河。非神仙不可。而神仙有無。又何渺茫也。余友衆香。具孝友至性。而酷耽奇書。與余上下千古。如指螺紋。吾師涂伯聚先生。曾目之爲神仙中標格。夫嗜古。則必深其理。寂其氣。以相求。舉千百以上之靈爽精英。嘿爲所攝。攝之而不能闕。定有一種土中之光。塵中之寶氣。供其愛玩摩挲。則此案頭劉蛻集。是余于唐人文中。早癖孟東野。李長吉。元次山。最後讀蛻文家銘。反覆披尋。唱歎不釋。恨此外散佚不多見。然意中實時時有如此人。乃今得全于衆香。而衆香實苦搜之于漫漶不可披之蠹簡。似窺小有。如入武陵。豈蛻幽墟之家。發其靈以媚衆香。抑衆香耽嗜之精。下其施以感蛻也。因思天荒之破。不爲蛻譽人。而此集之傳。實爲蛻知己。余悟矣。姑以蠹芸自矢。而以脈望期之衆香。古宜豐半癡居士熊文舉記于白下寓軒。時丙寅元夕。

文泉子集目錄

卷一

文泉子集序

憫禱辭并序

弔屈原辭三章并序

遇謗

卷二

山書一十八篇并序

禹書上

禹書下

古漁父四篇有後序

卷三

太古無爲論

嬴秦論

較農

疏亡

刪方策

朱氏夢龍解

梓州兜率寺文冢銘

卷四

上宰相書

獻南海崔尙書書

復崔尙書書

賀友人拜右拾遺書

卷五

上禮部裴侍郎書

與章員外書

移史館書

與京西幕府書

卷六

投知己書

答知己書

論江陵蒼老書

江南論鄉飲酒禮書

文泉子集卷一

唐 劉 蛻 撰

文泉子集序

于西華主之降也。其三月辛卯。夜未半。野水入廬。漬壞簡策。既明日。燎其書。有不可翫其辭者。噫。當初不敢自明其書十五年矣。今水之來寇余。命也已矣。故自褐衣以來。辛卯以前。收其微詞。屬意古今上下之間者。爲外內篇焉。復收其怨抑頌記。嬰于仁義者。雜爲諸篇焉。物不可以終雜。故離爲十卷。離則名之。不絕。故授之以爲文泉。泉之時義大矣哉。蓋覃以九流之旨。曰文。配以不竭之義。曰泉。崖谷結珠璣。昧則將救之。雲雷元稔盛。乾則將救之。予豈垂之空文哉。自辛卯至甲午。覆硯于襄陽之野。

憫禱辭并序

小子出都城。見邑大夫爲民之禱者。屬石燕不飛。商羊不舞。民有焦心。請大夫祈龍波祠。以厭民望。役巫歌伶。吹竹鼓楸。呼空者。訖唱屢夕。俄然微灑。輕雲若神之來。意似憫巫之役是也。作辭以弔民云。

公邑之南兮。禱龍之潭。空波鄰天兮。雲物中涵。鱗鬣碧兮。淵怪相參。風翼輕翔兮。帶直煙嵐。吏不政兮。胥爲民蠹。政不繩兮。官爲胥酣。彼民之不能口舌兮。爲胥之緘。進不得理兮。若結若鉗。陰戾陽返兮。民之不堪。爍日流焰兮。赫奕如燄。灑泉沸涌兮。如湯而炎。役巫女兮。鼙鼓坎坎。風笛搖空兮。舞袂衫衫。胥不虔。

祈兮。官資笑譚。胡不戮狡胥兮。徇此絜嚴。胡不鼻己之不正兮。去此貪婪。荷天子之優祿兮。胡爲而不廉。又何役女巫而禱此空潭。

弔屈原辭三章并序

吁。三閭大夫之事。司馬相如。班孟堅各有言。蛻不載故也。噫。大夫之賢。懷王之事。蛻得之。涕泗下衣。濡毫瀝辭。噫。大夫之爲臣。千萬年其誰肖。宋玉。淮南王。劉向。東方朔。王褒。繼有悼語。蛻一小儒也。思賢人之作。悲智人之佞。著弔屈原辭三章。弔公之志也。雨濛湘波。浮檝搖歌。旣而悲伸紙波。辭祈公兮采之。

哀湘竹

悵二妃之淚。竹圓紅。滴滴兮。臨乎煙沚。竦枝與修條兮。吟哀風之不已。搖勁節而錦舒兮。垂高蔭而自美。招翔鸞之與翠鳳兮。緝晴霞之數里。繁柯重乎舜祠兮。瘦影疊乎湘水。諒高節之自任兮。匪庭條之云比。鄙衆蔭之延接兮。恥凡羽之棲止。入清谿之浪聲兮。無笙簧之相擬。恨葉翻波兮。騷屑之風。露滴煙蒙兮。漣纓之子。悵靈均之節兮。依然想真姿兮。千年若此。

下清江

清江之上兮。心夷猶。清江之下兮。煙波浮。風軟雨絲兮。湘波高。雲昏竹暗兮。鬼神愁。遠霞開兮。鳥帆隨。碧江平兮。桂檝移。帶隱虹兮。衣凝雲。披薜荔兮。扈江辭。歲華高兮。水東注。秋色下兮。紅蘭渡。欲甌合兮。荆和喪。岐鳳翔兮。龍媒去。又曰。心旣絜兮。道雲端。水之浪兮。人之波瀾。浪可平兮。人心不可平。波瀾一翻兮。孰

測其情。水之深兮不曰深。悵前恨兮淚沾襟。

招帝子

招湘靈兮澄瀾之渚。雲蔽煙沈兮明月之浦。唱宵歌兮撫雲璫。擊鳴榔兮薦清醑。鸞去鳳飛兮雲不歸。九疑疊翠兮橫湘雨。颯輕颺兮揚微波。激楚怨兮下湘娥。緝荷蓋兮集雲壇。絜桂席兮紉芳蘭。霞爲裳兮瓊爲佩。舉雲旗兮持風旛。若有來兮窳宰。嶽懸珂兮珊瑚。張孔蓋兮臨瑤臺。月凝袖兮雲裁冠。目眇眇兮千里春。悵無言兮蒼梧濱。戢蕙帶兮握芳芬。撫瑤琴兮淚班筠。乘桂華兮下清湘。拖無波兮涉滄浪。九疑之翠兮不可尋。懷沙之水兮恨之深。

遇謗

有助兮墨而謂之不絜。有泉兮壅而謂之不決。有漭兮轡而謂之不芳。有軸兮鏗而謂之不輟。聲咷唏以無音兮。氣鬱悒而空咽。旣怒怒以憎懼兮。又謾謾而不訣。誣彭祖以爲孺兮。譎殤子以爲耄。夥衆人之難信兮。擗夸者之不悅。佞爲寵兮何去。奸爲疣兮何剷。讒爲轡兮莫銜。謗爲玉兮何切。堯旣廢而必烹兮。木方斲兮必折。心轆轤以似車兮。思絲絲而如魅。手欲動兮似拳。足將行兮如綫。旣不辨于顏跖兮。遂一貫于堯桀。吾哀生之不逢兮。奚至死而懍懍。念帝座之不爇兮。故交光于卷舌。旣何路以自辨兮。遂沒齒而擗刺。

文泉子集卷二

山書一十八篇并序

予于山上著書一十八篇。大不復物。意茫茫乎無窮。自號爲山書。

天地之氣復。則結者而爲山也。融者而爲川也。結于其所者安靜而不動。融于其時者疏決以忘反。故山之性爲近正。川之性爲融。是以處其結者爲君子。處其融者爲利人。

天地之先。未嘗有形。故字其形爲人民。爲禽蟲萬物。然後受其字。據其形之動曰生。形之靜曰死。嗚呼。我苟不生乎天地先。而未嘗用其形竅以出納。斯非混沌之似乎。故吾以混沌不嘗在天地先。而在我不爲萬物鑿者而已矣。

壞人者。天地也。使其數出。故觀數而象動。則有爭殺亂患。夫數始乎手足。故離吾之指爲五。視其指而心亦離。則數入矣。故知指生六而爲有餘。生四而爲不足。不足與有餘也。爲體不備。嗚呼。心旣分身之有餘。與不足也。則爭殺亂患。何嘗不自其數出。

聖人重其生。以榆出先濟其用。故甘氈之臭。出于榆末。而後網罟不足于野。以牢養于宮中。故天下忘身。以自給。嗚呼。上古食而棄其榆。熱而棄其皮。亦足矣。是以聖人欲化。而更亂其生。聽鳳鳴而吹管。果象也。故有象竹之聲者。必有象葭之器。然則造其鳴而恥葭學者。鳳也。故不世而來。造其象而恥人學者。聖人

也。故末世而不出嗚呼。

江河鑿而山木泣。以爲川既出。而必伐舟也。舟既入水。而鮫魚相市。以其居泉而遠于殺者也。今則造泉之具成。是大道存而異其質。大道亡而運其甌。

利以勸天下。利盡而天下畔。道以歸天下。道薄而天下去。嗚呼。爲利物所間。爲道亦不僞。故始愛其應者。終亦將以應人。然則利盡所畔者。以滅其後。道薄而所去者。貴不殺其孤而已。

城郭溝池。以固民也。有竊城郭溝池。以盜民者。則殺人甚于不固。夫有竊固之具。必有攻固之利。苟有利之物。寇必生其下。是以太古安民以巢。故于野則無爭。巢固。民則相殺。

車服妾媵。所以奉貴也。然而奉天下來事貴者賤。夫有車服必有雜佩。有妾媵必有娛樂。聖人既爲之貴賤。是欲鞭農父子以奉不暇。雖有杵臼。吾安得粟而舂之。嗚呼。教民以杵臼。不若均民以貴賤。

古之弓矢。所以防惡也。懷惡者在內。所以能避弓矢也。故射惡未及死。而奪械可以殺人于天下。天下從而禁畜私械者。嗚呼。古之弓矢。所以防惡也。今則不然。反防人之持弓矢也。

萬物無常聲。而主聲者定其悲歡。則聽在心。而耳職廢也。謂雷爲可畏。則以畏聲聽之。不知有時雷可長養也。謂瑟爲可狎。則以狎聲聽之。不知有時瑟可流哀也。則有幽思之深。砧聲之悲也。去家日遠。雨聲之愁也。嗚呼。悲愁果在心也。雷與琴。無常聲也。

爲學豈有歲。故勞于農夫。以其有遇世也。故佚于使人。然而雖佚不忘學。以其勞而未嘗運。是故死而不

得止其心。古有志者，猶悲日月之易于人也。故謂飛鳥走兔在其中，付大藏之鑰，未必有信之友也。夫取人之鑰，必薦信以入其中。受人之託，必有情以寄其內。故大信者不使人付，有道者不使人求。棺衣之厚，葬以王禮，百姓不貪其死，以其愛名不甚于愛身。任時之重，必多怨，借君之權，必易死。是于名則君子愛身不甚于百姓焉。

聖人有意哉。故勸善以爵，使利爵者樂修。夫惡殺人與殺盜，鈞爲仁人之心，則亦召盜以爵。嗚呼！使聖人無意，則勸善不以爵矣。故君子爲善不歎樂，欲爲聖人而出，是不見仁人之術。使爵以召盜乎？

食秦人之炙，則懷其妻子。聞秦嬪之嫁，則垂涕悲其身。當是時，亦疑天下之妻矣。吾過富貴之門，則懷其爵矣。及聞秦人以爵死者，則垂涕悲其身。當是時，不顧天下之貴矣。有惡雀鹿之甚者，揮帚以驅雀，結罟以禁鹿。夫帚罟旣可以駭物，則帚罟必可以取物。嗚呼！執其具以逐雀鹿，安知不有學其具以取之。故善去惡者，不必惡其名。善逐者，不示人以其具。

猿鳴不過薜蘿，以其有蔓。蔓者必組物，夫能過其組，必自破其心。嗚呼！髻之組吾髮也，帶之組吾腰也，線之組吾衣也，亦是也。今蔓在天下，安得復破其心哉。

禹書上

以功不就而受誅，則可謂勤民而死乎？曰不然。然則夏之郊也，奚不尋其先，安得以鯀配？曰以功不就，則可謂勤民而死也。以誅其身，則可謂勤其家也。不怨君誅，而尋父功，鯀當誅也。傳曰：不以家事辭王事，旣

勤其家爲天下。故報其勤家于夏郊而已矣。有繇之誅而不廢其功。禹爲其子也。不得以天下而擇其功者。禹爲之事鬼神也。微禹之爲子。先人之罪。將不食矣。故其子之功。由勤父嗣也。然則夏郊宜矣。于是君誅其怠也。而子不怨其家。祭其勤也。民神弗畔。蓋禹以天下不逮事其父。而致孝乎鬼神云。

禹書下

治天下之野。見之于夏功。而未見先于夏功者久矣。夫八年之間。生聚非不壞也。委積非不耗也。帝憂則民愁。樂則民喜。故以憂樂隱顯而助之。帝能治其心者。故禹後雖以身先天下。而不以一身負天下之土石。以其得治世之心而易使也。嗚呼。必不得和人之心。而爲可以智治。則豈羽山之下。忍不以智獻其父者與。天下見濡手足之禹。則不見土階之上。以治憂樂者也。故曰。心治乎人也。功治乎水也。其可歎禹云乎。

古漁父四篇 有後序

叟行山逐禽。而逢虞人。虞人反以罟而獵叟。叟欺虞人。以事鬼神而得逸。他日叟之子壯。圍山而讐獵。吾父者。曰。今日凡在山澤。殺無赦。虞人亡于大澤。虞之父教之以漁。漁利厚于罟。末之年。富于澤上。反聞叟將殺其子于帝側。帝教之以漁天下。天下之利厚于陶稼。末之年。富于九州。漁者常以之自笑。而聞于士師。士師以法執之。漁者對曰。始臣學漁。不學笑天下。而天下入臣笑。舜聞之。亦曰。始朕學事叟。不學受天下禪。而天下禪朕。

晦冥之後。漁者啼而奔帝辛。曰：始風微水上。魚聚臣舟。臣垂之十鉤。魚方眠。臣鉤未及吞。而雷驚臣舟。夫雷不發。而震盍戮于變理者。辛應曰：爾不得魚。市不闕魚。亦殷人得魚耳。夫多魚而垂之十鉤。魚必爭。而且威。後其餌。然而猶相與眠其鉤。豈非君其餌薄乎。何戮之有。微子自旁聞之。亦曰：殷餌薄矣。臣不受戮。殷民驚矣。抱祭器而入周。

暮有二舟。還而爭一舟于中流。空舟中者。恃其無傷舟中也。則盛鬪以薄。兩舟果于俱覆。明日訟于王。王以其罪均也。平于二漁。旣而空舟者歸告其子。曰：吾勝矣。覆彼所載。載魚者歸亦告其隣。曰：吾勝矣。其隣笑曰：罪均而子馱覆所載。孰謂勝乎。

有置魚于葦間。仰見鳴鳶集其上。乃冠木于器旁以懼之。明日澤西漁者。乃刻材澤畔。前日置魚者。目眊而去。而三年不敢漁。其妻笑曰：始僞以給一器之魚。學僞得盜一澤之利。

篇後序

會昌甲子歲。余于西巖下見版。洗而得漁父書七篇。尙多古文。然其三篇甚怪妄淺近。類詞賦。今皆捨之。其四篇。余特爲之箋。正其文字。然前二篇文有高致。後二篇則託寓鄙狎。以其頗有譏勸。余亦存之。然不知其年代。故謂之古漁父。

文泉子集卷二

太古無爲論

不得時者之言太古也。無爲而人化。其禁畏也。以使待令而從之也。夫既爲之君。又爲之師。以受令而教其供也。畏生而自禁。畏令而君從。則是不待君令而爲太古時人也。既君令之不立。與人且猶不辨。孰能得人心而化其無爲哉。夫天下之服一人也。必其有所相須。果身服與。自化也已。果心服與。而心無爲也已。誰爲太古之人也。而勤何居焉。夫庖犧氏之用契書也。始代結繩。則太古之政安用契。無爲之心。太古之家安用契。無爲之信果使有其心。則是賤教而尙不教者也。夫人之祭也。必待詔相教而後能敬。若豺獮也。則不教而祭。君子苟受其不教而能。則豺獮亦敬也。何貴人爲。故曰不得時者之言。

嬴秦論

無有天下而不知秦之焚書也。無世而不謂不用聖人之道所以亡也。嗚呼。秦亡自亡也。安能焚書爲秦亡耳。天下不用秦如聖人之道。故秦不得其道而用也。當其時。天下一家。而尊己外無非心之人。故深法禁人之惡也。則不當去法以禁人之善。是則果習天下之離心而背己也。豈秦區區之心與。蓋天必以秦之彊暴。非大敗無以叛其四海之心。故先絕其事。君敬長之術。而後從天下以亡其天下焉。夫天與秦。則書存。不與秦。則書焚。而秦終無自焚之心也。且聖人宮先自藏其書。是秦未始有焚書之心。聖人之家先

有其心矣。故曰秦亡其自亡矣。且聖人之道。與天地合其久。與鬼神合其微。則不得毀置之在秦也。然矣。陶唐氏之水。前有聖人之化。後有聖人之勤。而後民知事君敬長之術。自秦之火。前聖已遠。後聖不作。而其術不數世亦已成矣。豈非天之欲有絕而先絕其術。欲有立而先立與。今或怨秦之火不全其道。不知秦火息矣。

較農

功以救于民。賴其功者有違順。德以化于民。敦其民者有疾徐。夫以三月除穀地。五月穀入土。雖當時不拔其苗。後世不毀其穀。其飲食之道。順于情也。故生不疵癘其道。死則俎豆其功。聖人揀壤以禮。垂世以法。當世伐其樹。後世毀其法。所以禮違其情。法違其欲者也。是以生爲旅人。疵癘于天下。肉腐于俎。酒乾于器。然後爲聖人。是愚民賴聖人之功。忘聖人之道。嗚呼。禮亡而爭器矣。雖有粟。弱者安得而食之。法壞而奪其三時矣。雖有山澤。農者安得而種也。

疏亡

盜惡名也。取之有以合聖人。若取其亂而理之。取其死而生之。則民樂其取也。後豈擇其故與。故昏夜之盜。爲小人衰亂之盜。爲丈夫能知其取者。而嘗蹈其背也。故不以無人而棄其守者。有大弃天下者。仁義盜其名。有小弃其國者。小人盜其器。故春秋不貶其器。聖人以正其名。嗚呼。盜非惡名也。左右前後。亦可

懼哉。

刪方策

古之記惡。將以鑑惡。而後世爲昏諛淫逆。從而將徵于古。謂古不盡善。若其涕泣以信其詐。罪己以固其恩。陰謀反覆。從書以滋其智矣。然而記惡者。將以懼民也。去善者。不足懼。昔紂讀夏書而嘗笑其亡國。嗚呼。惡旣不足以鑑。則刊可也。古無其迹可也。無其迹可也。

朱氏夢龍解

吳郡朱氏言昔之夜夢龍入井。客之好誕者作佳占以祥朱氏。余曰。余未嘗識周公孔子者也。然而使余得夢一丈夫。苟冠衣之古者。因謂之周公孔子。人必知其自欺也。未嘗識越。不知越之城郭宮室途巷。苟或夢之。未可自知其何城也。然則朱氏之所夢入井者。朱氏安知其龍乎。豈非常見畫工者。屈其脊。擎其爪。施甲鬣雲氣于身。則似乎其所入井者邪。是朱氏之夢畫者也。殆非夢龍矣。自夏后以來。人不見龍。然而言龍者。信其畫而已。漢魏之數見者。見其畫者也。薄姬之娠者。亦畫者也。時門之鬪者。亦畫者也。史皆謂之龍。且明史之妄。況朱氏之學妄哉。夫龍不輕出。又不可褻乎嬪人。有德不鬪。故知皆非龍也。嗚呼。龍以變化爲德也。故孔子曰。唯龍也不可。知。是則德也。而如蠟如螻如蛇如魚。未可知不爲龍也。或者謂如所畫。亦可謂之龍也。則朱氏所夢。曾何龍乎。

梓州兜率寺文冢銘

文冢者。長沙劉蛻復愚爲文。不忍棄其草。聚而封之也。蛻愚而不銳于用。百工之技。天不工蛻也。而獻文

蛻焉。故飲食不忘于文。晦冥不忘于文。悲戚怨憤。疾病嬉游。羣居行役。未嘗不以文爲懷也。適當無事。而天下將以文爲號。文明代生殖。明晦皆效文用。故日月星辰文乎旂常。昆蟲鳥獸文乎彝器。徐方之土文于侯社。夏翟之羽文于旌旄。登龍于章。升玉于藻。百工嬪人。雕礪染練。以供宗廟祭祀之文。豈歎蛻也。生知效用不及時文哉。然而意常獲助于天。而不獲助于人。故其窮雖窮無憾也。常勤意之時。不敢噓。不敢咳。不敢唾。不敢跛倚。嗜慾躁競。忘之于心。其抵抵畏畏。如臨上帝。故有粲如星光。如貝氣。如蛟宮之水。又有黯如屯雲。如久陰。如枯腐熬燥之色。則有如春陽。如華川。透透迤迤。則有如海運。如震怒。動盪怪異。夫十爲文。不滿十。如意少。如意。則豈非天助乎。常欲使天下聞之。而必行。視之。而必蹈。散之。茫洋以爲道。演之。侵淫以及物。然後爲農文之。使風雨以時。兵文之。使戎虜以順。文于野。文于市。使得其所。幽隱之士。以出口者。使之言。材者。使之用。然而自振者。無力。終知者。甚稀。豈非不獲于人助乎。嗚呼。十五年矣。實得二千一百八十紙。有塗者。乙者。有注楷者。有腹背者。有朱墨圍者。于是以周易筮之。遇復之。同人。筮者曰。鳴于地中。殷殷隆隆。七日而復。復來而天下昭融乎。他日更召龜而合。將聽襲吉。卜于火。如秦兆。唯曰不吉。卜于水。不成乎。河洛兆。則亦惟曰不吉。卜于木。而悶悶。土叶吉。纍纍爲冢。則汲之兆乎。峭峭爲壁。則魯之兆乎。且其占曰。土之文爲山河。爲華英。將不崩不竭。爲滋味而傳乎。結爲工陵。爲其設險乎。融爲川澗。率其朝宗乎。華爲百穀。以絜祭祀之粢盛乎。不然。使其速腐爲墟壤乎。生芻蕘以食牛羊乎。化塗泥爲甄陶。以作器乎。將塊爲五色。而茅社分封乎。流于樂爲土鼓。爲缶桴。以洩其和聲乎。夷爲都邑。以興宮廟。坎爲

於池以澤生植乎。祀爲壇竈乎。竅爲井墓乎。吾皆不得而知也。當旣不爲吾用。唯速化爲百工之用。慎無朽爲芝菌。以怪人自媚。慎無堅爲金鐵。以作貨起爭。慎無濇爲醴泉。以味乎諂口。慎無禱爲城社。以狐鼠憑妖。慎無聳爲良材。以雕斲傷性。慎無萌爲蘭茝。以佩服見褻。嗚呼。介而爲石。使之能言。舒而爲蠙。使之飲泉。旣而他年游魂之未返者。亦命巫師而弔。三招之號曰。在几闕而來歸兮。奄爲塵垢。在耳目而來歸兮。奄視汝醜。在口吻而來歸兮。譽不汝久。噫。筆絕之年而麟見。崇文其無崇乎。哈。非珠玉。斂無帛襦。後世詩禮之儒。無驚吾之幽墟。其冢也在莽蒼之野。大塊之工。時有唐大中丁卯而戊辰之季秋。銘曰。文乎文乎。有鬼神乎。風水唯貞。將利其子孫乎。

文泉子集卷四

上宰相書

天下固有良時。既去爲悲歌歎泣之不同。故當時則歎。已去而泣。過時而歌。然君子居其位。則恥聞之。不在其位。則恥不能言之。其爲士君子之心。不忍聞之。與聞之而不忍棄之。則一也。夫思慮可以精安危。步驟可以負戈。彊勁莊勇。持久有守。臨事不亂。然而良時不與。斯不得不歎。既而信不見任。智不見謀。周游而晚歸。風雨相半。苦其精力。良時不集。而畏事之不成。斯不得不泣。及其田園已暮。始返鄉里。白頭無事。或有自疑。斯不得不歌。是其爲人皆有憂天下而欲用其道者也。不私其身之安佚而休者也。既不私其身。則公子悲歌者歎泣者也。而是人豈以富貴而後天下之心哉。蛻也歌之則已太早。泣之則不得。豫計歎之則正當其時。而君子未聞。雖然。閣下及其少壯而用之。無使以後時泣歌。恥累君子。幸甚。太玄曰。當時則貴。已用則賤。其不可後也已矣。當今巖無人矣。谿無人矣。佐王活人之術。一皆以文學進。苟文學進。而君子不動心。則蛻也不知其所以得罪。

獻南海崔尙書書

所謂大丈夫。豈天使爲之哉。以其進爲天下利。退有百世名。顯爲諸侯師。默成萬世法而已。爲退默者爲避人。得時而不退默者爲自進。爲進顯者爲必行。不得時而進顯者爲失志。是以雄才盛德。不可以不兼。

其時。故無其時。不可行也。有其時。而志未達。又不可行也。志達而未信于天下。又不可行也。上位之人。有不可。故下位之人。有踰垣塞牖而自遁者。又豈唯退默而已矣。方今天下百姓不敢爭步畝。四夷不敢犯守陲。自元和已後。國家不傷一夫。不亡一矢。雖有豎子弄兵。曾無筋穿皮蠹之患。尋已伏誅。然而閣下不謂無其時乎。昔雍邱不能以才達。求討吳蜀。以自試。班超不能守其家儒。然後得官校尉。夫文不遇清世。不免操弓矢而擐甲冑也。今則仕由文學著。官自清顯尊。閣下不謂志未達乎。夫南海實筦權之地。有金珠貝甲。修牙文犀之貨。非茂德廉名。國家常重其人。閣下不謂未信于天下乎。當其時。士亦故不以天下之廣居。自隘其身。不以天下之道。自負以不知己。故賂媒請介。則不忍爲守媒待介。或有所自弃。故退默者。不得不自進矣。閣下以爲時乎。未可也。嗚呼。蛻之生于今二十四年。雖天有南無。可置其門。天有東不得開其序。伏臘不足于糗糧。冬夏常苦于鞞溼。然而因時著書。滿十卷。自謂不有得于今。必有得于後。不有得于人。必有得于鬼神。今則力疲于天下。笑日暮而郵舍閉。今閣下進爲天下利。而又顯爲諸侯師之時。奈何得爲踰垣塞牖之蛻乎。故先自棄。南嚮再拜。不勝懇懇。窮泰有時。未可知也。謹貢舊役刺書一卷。以其最近于情。雜歌詩共二卷。以其頗有逸事。伏惟周賜觀覽。無憚僂笑。

復崔尙書書

男子生而射四方。所以有四方之志。致懷其道。不可以退己。非其人。又不可以動心。今蛻也。伏念仁人在位。野無君子。不敢隱忍自置。削簡授僕。夫堂上猶遠。況千里之悠悠哉。亦將天未甚棄。果遇閣下。響不私

岸谷與高下爲應。不戮其使。得復廬下。而又重幣厚辭。素未嘗遇知者。嘗爲齊桓公之明。活俘而相。晏平仲之賢。贖隸而友。夫俘未至。而鮑子先言之。桓雖智不逮。安得勿相。隸未言。而晏子已見其色。雖智不逮。安得勿友。豈如左右無先言之人。閣下未見蛻之色。而與之歎息乎。與之教道乎。則斯然後心因閣下而動。已爲閣下而知。不復遺恨。幸甚幸甚。雖然。敢不再拜以謝。知己而自道。其所得罪。蛻早不量。已嘗欲與其道。以死生樂之。自以得其位。即欲立殊節于君友。不得其位。即欲垂長幅于後世。然而以爲身屈。則道不勝。語卑。則道不明。以其諠譁。不敢安已於道也。不敢矜于口也。而惟閣下以忘道而圖己。執若道勝而已。勞乎。從俗而飽其親。孰若道在有君子。而後顯其親乎。閣下不以行己失態。天命拙塞。乃復書問曰。恃才傲物。與論議險直。與儕伍擠毀。與夫承貴仕之後。身尊而食足。然踞辱卒吏。猶有陷人于急。況蛻近世無九品之官。可以藉聲勢。而又當時無繇絡之舊。無一簞之食。設有乘人之氣。而窮賤奪其氣矣。何能爲也。使蛻一旦爲病狂妄人。而行之。俄而自成怪笑。不止人之怪笑也。然則希權門以媚嬖媵。隨衆口以贊曲私。瞻視行坐。傾身預起。則信乎相南面如濠壁之相峙也。如此。豈曰恃才傲物乎。險直之在己。不得其人而盡言之。則有殺身磔尸之旤。得其人而盡言之。則有忠義諒正之名。使蛻前不得其人而言之。則身死已久。得其人而言之。則安得困而至此。故豈曾論議險直乎。蛻伏以冠衣不完。絜趨拜未識威儀。又伏念春秋時。四人受縣。而後見魏子。則古之人之見也。其不在受恩之後乎。謹重遣前使。以謝殊遇。以結後計。蛻再拜。

賀友人拜右拾遺書

自外府協律召拜

今日街東見詔書。以執事拜右拾遺。朝廷之意將有在。擇能言者而使之言哉。雖執事材氣壯健。他日無不乘之。若驟以地遷邪。未嘗有也。故蛻謂朝廷之意將有在也。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僕不止爲執事。且爲天下不寐也。丞相致主上復貞觀之業。自此敢伺察者。必得伺察。敏口舌者。必得口舌。所嫌忌出棄者。稍稍引用。蛻幸未老。一二年得見朝廷治平。著歌謠爲訓詁也。然人世幾何時。不可遭。伏惟執事飲食起居。無忘丞相意。

文泉子集卷五

上禮部裴侍郎書

臨其事不能苟有待而先自請者。閣下以爲難乎。贊功論美近乎諂。飾詞言己近乎私。低陋摧伏近乎鼠。竊廣博張引近乎不敬。鉤深簡尙則畏不能動乎人。借儷相比又畏取笑乎彼。情志激切謂之躁。詞語連。辭謂之黷。夫臨其事而自言者其難如此也。然不有聽者之明。言者無病。則固當背惶踧踖俟乎。知者而自知也。用者而自用也。安能持一言于已難之時者哉。然或不得已而言之者。亦將自言而已矣。又豈敢因其時而遽言大體哉。蛻少時不知小人通生有自可之事。樹之爲梔茜。種之爲穀粟。賈于市。釣于江。亦以老也。無何羅絡舊簡。附會時律。懷筆啓于縉紳家。十二三年矣。謂鼎而習之。亂而成基。壯而歷級。乘時無難。梗寒苦之疲。今者欲三十歲矣。所望不過抱關輸力。求粟養親而已。何者。家在九江之南。去長安近四千里。膝下無怡怡之助。四海無彊大之親。日行六十里。用半歲爲往來程。歲須三月。侍親左右。又留二月。爲乞假衣食于道路。是一歲之中。馱餘一月。在長安。王侯聽尊。媒妁聲深。況有疾病寒暑風雨之不可期者。雜處一歲之中哉。是風雨生白髮。田園變荒蕪。求抱關養親。亦不可期也。及今年冬。見乙酉詔書。用閣下以古道。正時文以平律。校羣士懷才負藝者。踊躍至公。蛻也不度。入春明門。請與八百之列。負階待試。嗚呼。蛻也材不良。命甚奇。時來而功不成。事修而名不副。將三十年矣。今而後閣下進之。蛻亦得以至。

公進閣下退之。蛻亦得以至公退進退者。由閣下也。未可知也。干瀆尊嚴。收忘僂辱。情或須露。豈曰圖私不然。則蛻也。豈敢。蛻再拜。

與韋員外書

蛻性甚冥頑。識不及高。嘗以當今由文學求用。遲其顯遇。在執事未知如何。蛻輒自愛。而庶幾不惑也。故進不暇視地。食不及卒哺。起居不忘于文。窮泰不忘于文。雖分不出畛。實愛且專也。執事以爲愛乎。未也。蛻爲人子二十二年。唯初七年持瓦石爲俎豆戲。其餘卒不離前之志也。執事以爲專乎。未也。伏念方今人人自謂力然。沛若有餘。今日以執事如重星輪月。爭下堂而觀之。畏已後耳。宜乎人之心。適在往越而便去。有人正從越來。執車而問于路。執事以爲可教與否。如曰。吾幸知其逕途。安得勿教。則執事正可以其手呼而指畫也。果遇他人。以其有往而猶不逆。則蛻云所愛而專者。有謁執事之餘勇也。深如此而已。可則道合而服從。不可則道異而更學。

移史館書

蛻早懷忿懣。常有所欲言。而卒不得發。今雖蠱惑病妄。猶將自復其意。況逢足下以中正許身。以仁義自任者乎。伏以釋氏之疾生民也。比虞禹時。曷嘗在洪水下。比湯與武王時。曷嘗在夏政商王下。比孔子孟軻時。曷嘗在禮崩樂壞。楊墨邪道下。然而聖主賢臣。欲利民而務除民害。如此其勤也。今釋氏夷其體而外其身。反天維而亂中正。自晉以來。相率詭怪。而往之半天下。而化其衣冠。苟未往者。不其欺。亦不資其

生矣。聖人之教。棄不相守。幾數百年。唐初有天下。以爲刑政禁民。乘間作詐。僞以欺刑政。果所不能公禁之也。故寢護其事。以愚其民。爲殃罪疾苦。隨所作詐僞。而及諸身也。是欲教化固天下之心。以助刑政教化之一道耳。今天子聰明。以爲中正衣冠之所棄。則刑政教化。亦無所取。故絕其法。不使汙中土。未半年。父母得隸子。夫嬪有家室。是以復出一天下也。僕故謂其功業出禹湯武王孔子孟軻之上。萬萬不類。然而洪水開。則有禹貢。商周平亂。則有誥誓。孔子孟軻。則至今歌誦之。足下以文用于時。爲百家所託。善惡焉。其不爲則已。若爲之。斯其時也。勿疑夫立言者。不惟能言。亦欲言得其時。得其時。不朽若奚斯史克者也。無其時。雖多述前事。猶有譏焉。僕早傳古學。身處草野。知其時。而無位敢言。又竊見足下未有其意。故以移云。

與京西幕府書

漢武帝聞子虛賦。初恨不與相如同時。旣而復喜其人之在世也。若然者。居蓬蒿而名聞于天子。富貴固不足疑其來。爵土固不足畏其大。今案其本傳云。官則止于使者。居家初則甚貧。嗚呼。有才如相如。有好才如武帝。然而不達者。蛻知之矣。于時武帝以四境爲心。中國耗弱。爵土酬于謀臣。金帛竭于戰士。雖念一篇之子虛。固不能減十夫之口食。宜矣。蛻也。生值當時。天下無事。以文爭勝。得居第一。歟。蛻居家甚困。白身三十。過于相如者。蓋無人先聞子虛于天子。今又不然。使有聞之于今。藩翰大臣。則其人自不廢棄。老死者也。嗚呼。時異矣。事古矣。相如之時。雖遇天子。不能致富貴。于今之時。遇藩翰大臣。則足以敝材用。

伏惟執事以文學顯用士之得失無不經于心。謂小子之言何如哉。

文泉子集卷六

投知己書

復何事哉。弓矢乎。制敵之事。今爲導衛羽儀。金革乎。勇衆之器。今爲節奏和聲。射宮蓬蒿。幽燕少年。恥蹈其下。文之用。莫過乎當時。文之人。莫過乎閣下。復何事哉。漢旣治世。詩書禮樂皆已逸墜。求亡書者。故冬官攷工。開千金之購。議帝制者。進退贊拜定。茅蕝之中。而今河洛塚壁。圖簡編修。登降俯仰。不倒序步。便潘之儀。莫過于當時。優遊之學。莫過乎閣下。復何事哉。材力旣以相譽。忠正得以相扶。及秦世爲之妖言。東漢爲之鄙禁。公道畏忌。相顧而埜死。今布衣匹夫。得歌王公大人之盛德。先進達生。得薦布衣匹夫之事業。唯其公當舉之。不以爲疑。扶之不以爲鄙。無私之道。莫過乎當時。譽能之心。莫過乎閣下。嗚呼。苟有其時。而無其人。雖有舉能之心。斯爲閣下惜。有其人。有其時。而閣下苟不留意屬念。斯爲來世弔。蛻生二十餘年。已過當時之盛。棲遁困辱者。適遇當時之人。書成而嘗樂乎其時。出車滿于道路。而才高于蛻。忌蛻侵己。才下于蛻。畏蛻擅名。是以深知之者。不得終其朝。欲振之者。又自無其力也。謂其書空爲來世弔。已矣乎。不意得與閣下。不爲異世。同乎文字。所謂當時之人。斯非閣下者乎。則其人未死。口能言。手能書。門下見之。復用何禮以接之。旣接之。復用何詞以譽之。譽之得盡其才。接之得盡其禮。斯人也。讀書業文。德有知己。居窮守道。死且不朽。復何事哉。

答知己書

蛻嘗感近世知已墮離。交道沈廢。不忍終日。疚之于心。思出其門閭。上謁于公卿。水行吳楚之城。陸走商周之甸。旁聽天下。歲晚而歸。卒無所遇。是十六國之故墟。四瀆之隅落。未足爲大也。卒不能副蛻也。區區之望。況有一言解相印。一見爵上卿者乎。斯不無人。晚乃遇之。不自紹介之口。不因媒屬之勢。纓綬車佩。下入蓬蒿。一言而膠附不離。有憂其終始出處之事者。況蛻之遇執事于南康也。其來六月而餘。無不得日奉論議。欲變陰谷爲生植之地。起死人爲奔走之夫。返覆踰時。將止復動。雖人有昆弟親戚之愛。哭其死。憂其病。榮其達。則或過于執事之心。至于誘掖殷勤。不遽以違命見絕者。則昆弟親戚相彊。一不相從。則終身不復意之。蛻前日來求人爲知己交道之心。一旦得遇。昆弟親戚之愛。又自思之。而夫人之身。宜如何以報謝。將報謝。復與執事何所補哉。然而有意益厚。違命固難者。則不敢書。且試托之韓繁秀才。風雪滿硯。不獲多書。

論江陵耆老書

太原王生嘗移耆老書。以江陵故楚也。子胥親逐其君臣。夷其墳墓。且楚人之所宜怨也。而江陵反爲之廟。世饗其仇。謂耆老而忘其君父也。吾以爲不然。楚人之性慄悍。世能復其仇讐。其後自懷王入武關。楚人怨秦。不忘干戈。況其人之性。能忘胥之能破其國家而事之乎。且今江陵之人。牽牛羊而祝其廟者。將祈年穀而獲凶荒。禱疾病而得死亡者乎。如厚其餼而虛其報。則江陵知胥之不可祠而不祀矣。若果祈

年穀而得豐穰。禱疾病而獲康彊。有其飢而尋其報。則破人之國而居其土。辱人之君而受其饗。遇一食而自忘楚人之殺其父兄。則胥自爲無勇也。何歎江陵之人而忘習讐乎。吾以爲其廟申包胥之廟也。包胥有復楚之功。年代寢遠。楚人以子胥嘗封諸申。故不謂包胥耳。不然。則子胥何爲饗人之食。而江陵何爲事讐人之神乎。耆老得書。速易其版曰申胥之廟。無使神人皆媿耳。

江南論鄉飲

昨日送貢士堂上。得觀大禮之器。見籩豆破折。尊盂穿漏。生徒勸怠。不稱其服。賓主向背。不習其容。嗚呼。天下所以知尊君敬長。小所以事大者。抑非其道乎。天下之用。其道不過于一日。尙猶偷惰如此。況天下尊君敬長。能終日者乎。是以朝廷時誅不順。鄰里日起紛爭。固當然也。夫布衣匹夫。始則用其道自達。故化耕稼爲王侯。化陶漁爲公卿。其變化不測若此。然而一旦居上位。既不預興俯拜揖之事。尙不能素嚴有司。時閱其威儀乎。嗚呼。則蛻謂王公大人者。老衰罷。固當然也。然而有擎蹠稽首于髡褐之前。畏敬戒慎。有終日不敢嗜酒肴。不敢近妾嬪者。其于誣惑之道。尙能去其情。自化之術。則不能一日勤其容。唯王公大人。無慚髡褐乎。髡褐尙能自大其法。王公大人反以其道信之乎。卽其奉髡褐能速化其耕稼陶漁者。則髡褐者。可以有土地而制王公大人矣。是不知升乎科者。不由夷狄言遷乎。資者不由髡褐授。昭昭然奈何哉。抑不知孔子之道。如商君乎。以其法自弊也。伏惟閣下務速有司。按諸禮圖。修其器服。戒將事而隳者。時訓習之。毋使每歲臨事而隳其容。幸甚幸甚。蛻再拜。